狐畏張景惠

時人小乘 趙眠雲

關外諸將。多有威名卓著者。如張學良。張卓相。萬福麟。翟文選。湯玉麟。張景惠。皆是。張景惠少時居鄉里。鄉里早知其必貴。其後果然。聞者異之。叩其里人。里人以其異聞述諸人。有自關外來者。偶談及之。其言曰。張景惠有姻戚薛姓者。家饒於財。有子方十齡。感狐祟。與尋常惡作劇之狐祟不同。其爲祟也。蓋饒有趣味者。薛子挾書入學讀書。時尚爲私塾也。私塾之師。恆以夏楚示威。學生犯有過失。或讀書未熟。不能背誦。則以夏楚撻其手心。相傳如是。謂手心受撻。痛而不傷。此特未之思耳。不知小兒一受驚恐。腦固大傷矣。此當時未及研究之失也。一日。薛子背誦書不熟。隔昨又與諸學徒犯捉迷藏過。遂撻之。詎知方撻薛子。而塾師之子忽大哭。年亦相若者。薛子若無知覺狀。師問己子。爾何爲哭。子曰。我手心大痛也。師異之。再撻。則其子再哭。薛子仍似未受撻者。師遂不敢撻。既而師出。諸徒又爲捉迷藏戲。師進門。諸徒似不見者 忽師自不覺何故。亦竟加入諸徒中。爲捉迷藏戲。忽有友人來。呼之而笑。師始覺之。赧然無以見友。既而知爲狐祟。狐甚愛薛子故假師子以代撻。又牽入師。一同捉迷藏以愧之也。師意辭退薛子。方向介紹人啓口。而明日諸徒到塾。皆不能張口讀書。若啞子狀。均以手指其口。師悄急。知爲薛子故。急託介紹人。仍使薛子到塾讀書。治薛子到。而諸徒皆能開口讀書矣。薛子歸至家。有時父責其不用心讀書。或責其他過失。則其父立即腹痛水瀉。至不及登廁。汗染褻衣。他人有開罪薛子者。或頭痛。或腹痛。爲狀不一。於是家人皆任薛子所爲。無敢干涉。以其有暗中保護之大仙在也。蓋彼俗凡受狐祟。不敢謂狐。謂狐。則祟愈甚愈惡。故恆呼大仙。觸其怒。必焚香跪。口稱大仙恕罪。後決不敢云云。乃寬其罰。既而張景惠亦至該塾讀書。狐遂不至。並聞薛子口語某學徒曰。張君貴人。他也來此讀書。我不敢來擾矣。一日。師姑放大膽。呵斥薛子。竟無他異。雖以夏楚撻薛子手心。亦呼痛求免而已。薛氏知之。且以張爲其姻家之子。也時邀之至家。狐遂杳然。薛父及其家人呵斥薛子。均無他異矣。以是人知張景惠他日必貴。狐早避其威也。或又云。此係張作霖幼年事。訛爲張景惠也。未知孰是。姑記之以俟考。

吳門新訊 汪瑞裕茶樓之波折

金季鶴

數吳下茶肆。首屈汪瑞裕。分東西兩舖。東舖據醋坊橋堍。西舖據西角門口。各獲地利。以攬致東西之顧客。營業日臻昌盛。 主人爲歙縣汪謙父君。風雅能文。廣交遊。與家大人最稱友善。每於詩酒之會。莫不端其肥軀。當座發爲讜論。今夏兩肆同時翻造。 東肆已竣厥工。而西肆則建爲四層洋樓。上闢屋頂花園。下鑿自流井。備售茶以招品茶之客。 蓋愛茶乃吳人之習性也。新秋既告成功。建築宏麗。舖陳精潔。勢將奪吳苑之席。蘇之人又走相告。 詫爲茶肆空前之鉅觀矣。

事先汪君置筵於文待詔舊宅。以宴市政府公安局諸公。陸市長亦翩然蒞止。嘉賓如雲。宅雖就荒。而雅具花木亭閣之勝。 酒闌即淩波攝影。以留鴻爪。肆中曾預贈品茶之劵。以見優待之誠。凡當地知名者。莫不各數十紙不等。人之得之者。亦欣喜以待七椀之嘗。秋暑張盛。亦可以風生兩腋也。孰意事廢之蕁。每出意表。則市府忽出干涉。以爲建築過高。若售茶則客必衆。載重恐生危機。扶梯一架。亦太狹。不合建築之法 於是平地遂起波折矣。然汪君一片熱誠。必無建屋損人之理。屋既成而不能行。事之失意。無有甚於此者。今已多方疏解。開市亦十餘日。問僅供有劵者之登臨。而扶梯即日改建。逢得勉强就緒。問日來作王粲之登者云。憑虛御風。凉生杯底。仰挹層漢。俯瞰九衢。樂愷令人不忍言去也。

[illegible]

聯益之友

乙丑夏[illegible]書

—編輯及發行— 聯益之友旬刊社

訂閱價格

本刊每月出版三期（十日一次每逢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增刊另定每期一根書洋二分預定訂閱國內本外埠及日本各埠全年大洋八角國外歐美各埠全年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中國郵票九五計算定報處上海東西華德路二七八一號（萬國影戲院隔壁）聯益貿易公司電話四三二六二

★★★★

廣告刊例

以一英方寸爲單位登於封面每一英方寸每期洋一元登於後幅每一方寸每期洋八角加欲登於中縫或正文中價格另議銅鋅版木刻另加

記葉勁風言

寄傲生

前小說世界編輯葉勁風君。自脫離該刊後。久已不見其著作矣。蓋已改小說生活爲教員生活矣。現執教鞭于上海中學及南洋高級商業中學兩校。校中同學均與之感情融洽。敬而服之。蓋君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有以致之也。曰前南洋開校。君來我班授課。以今日爲開學第一日。故舍書而雜談。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所言皆勉勵我儕而已座右銘不啻也。爰泚筆紀之。

葉君曰。余讀書中學時。舍上課外。終日讀小說。焚膏繼晷。手不釋卷。視爲第二生命。然既入大學。即改變方針。每日遵朱伯廬先生遺訓。黎明即起。讀中西各書。有數書能自始至終背誦。且能純熟流利。皆由黎明得來也。時一歲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晨。我儕宜視大好光陰爲黃金也可。

名書家韓止叟（國鈞）

十日一人

又曰。凡爲國人。必習本國文字。而晚近海內大小各校。均注重英法之文。大有成爲新中國之國文之概。而棄本國優美深奧之文學如敝屣焉。故由大學畢業之學生。（指少數）西裝革履。神氣活現。雖能說幾句愛皮西提。放幾個外國臭屁。若命之寫一封中文信。則魚魯豕亥。恐亦不能流利可誦也。所謂大學生者。直一盧衛耳。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數千年深湛優美如鳥中鳳凰之文學。行將淪亡矣。夫復胡言。故今日勸同學諸君。速挽狂瀾。急起直追。

又曰。余久疏筆墨。近擬著一長篇說部。厥名甚趣。曰黃金萬兩。卒以教務紛紜。刻無暇晷。數月以來。寫全書僅十分之一。不知胡日能殺青之也。

壓迫下的呼聲

彭錫齡

這條S弄的北底頭。向左邊轉過去。便有一條很闊的河流。河水是終年滿滿的。因以附近人家。每屆小汛的時候。就預先用水閘來閘住。好在船隻向來不在這條河裏通行的。

原來這條河是B鎭的後市河。一切商舟旅楫。都在前市河來往的。因此距離這條河不遠的人家。都視此河爲用水的潔淨去處。所以河的靠北岸。還構築不少的河埠。

這天早上。一個石砌的河埠上。忽然來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婢女。頭髮蓬鬆。面黃肌瘦。右手裏還拿了一口痰盂。正呆呆的立着。這時對面一個木構的河埠上。也來了一個女傭。見了呆立的她。就發怔的問道。你又在這裏想什麼心事吧。

唉。可不是麼。我自被我的父母賣給了那家後。簡直和牛馬般的供他們呼役。牛馬替人們做了一天苦工。倘且有得吃飽。現在的我。非但不得溫飽。而且還要常常挨打。只要瞧我的皮膚上的斑痕。就可見到挨打過的成績了。

最惡毒的是那女主人。有時我做得好好的。恰值她不如意時。就要借因來打我。而且不許你喊出聲。倘使呼喊了。眞要打得死去活來呢。

這幾夜因爲服侍那男主人的病。所以一連好幾夜竟沒得睡過。我聞說那個女主人的出身。也是很寒苦的。現在她不過有的是錢。就有這樣的威權來壓迫我。我暗地裏想想。眞不着得啊。

言情小說 依舊春風（一四）

程瞻廬

也有說不出的苦衷。一經刊布以後 報紙傳到津門。落在尤氏手裏。自已百喙難辯。所以當時很有些躊躇不決的態度。 但是蕊芳完全沒有猜破他的心思。

新夫婦預定結婚的來朝。便往西湖旅行。六橋三竺間。遨遊經旬。然後折回上海。乘輪北上。那天吃喜酒的。都是男女青年。對於少虹蕊芳的親事。大都表示滿意。新郎倜儻多才。 新娘風流靡曼。珠聯璧合。嘉耦天成。 可笑沈良卿夫婦太不開通了。仇視他們自由結婚。不肯到場做主婚人。使他們沒有面子。其實呢。沈良卿夫婦自己沒有面子。惹人家竊竊私議。說這般十六世紀頭腦的廢物。本不該做二十世紀文明時代的主婚人。那一夜旅館裏面 鬧新房。擺將壇。無休無歇。只不肯散。青年學子。都是鬧新房的健將。 大家再接再厲。預備鬧到天明才罷。丁少虹好生着急。千金一刻的良宵。冉冉過去。瞧一瞧壁上的掛鐘。已過了夜半。這輩惡客。來時容易去時難。又不好下逐客令。只怕激怒了來賓。通夜的在房裏監視行動。便失卻了新夫婦的魚水自由。又深深的懊悔。不該在蘇州結婚。要是換了一處地方。或崑山。或南翔。來賓便不會這般踴躍。 那麼今夕何夕。早已眞個銷魂。雙雙的交頸而睡了。 想到這裏。便不免輕輕歎了一口氣。歎自已和蕊芳的好事。每到將近成熟時。總會發生挫折。 直到今夕。十拿九穩的可以如願而償。好教現在的蕊芳。變爲將來的蕊芳。好教蕊芳明日起對鏡。也要微吟着鏡中似我疑非我。幾次低徊不忍看了。誰料這輩惡客偏和我爲難。盤踞新房。鬧一個不亦樂乎。想到這裏。不便長歎。只好短吁。誰料吁得幾吁。早被鬧房的同學覺察。說新郎唉聲歎氣。要下逐客令了。於是一陣喧鬧 益發鬧得熱烈。 新娘子躲在後房。有好幾次柳眉倒豎。杏眼圓睜。

聯益貿易公司書畫總收件處聯益之友旬刊社致書畫家的一封信

……久仰[illegible]緬維先生飛毫[illegible]玉垂金元氣林漓神青闊之披圖以垂蝶或客窗以黏壁每內人士雙寸縑尺幅莫不玉盒珍藏錦囊以貯敝公司素以提倡美術見重於社會乃設書畫總收件處代理收件出版聯益之友旬刊發揚國粹務乞先生惠賜法墨藉結翰墨因緣俾得聚彙留存刊爲專集且隨時於報端揭布將來並擬舉行展覽會公開陳列作有力之宣傳務請即將潤例與墨寶同時擲下以應求書畫者之索觀不揣冒瀆肅此奉懇……

新文藝家底新生活

王琢

陳伯虞君串客西廂記拷紅之化裝

在下有個朋友朱君。青年英俊。碻是不可多得的簇嶄新的人物。現在某大學肄業。課餘暇晷。却喜誦讀新文化書籍。記得吾有一次到他宿舍中去訪他。在他枕邊發現不少參差不齊的新書。什麼愛與血咧。花柳病春咧。茶杯裏的風潮咧。還有兩厚冊烏黑精裝的什麼反正前後。吾想他濟贅疣怕難除了吧。他見吾稽查遞禁品似的檢閱。不覺唉着說。『這是吾第二生命的渴止啊』。據同他一宿舍睡的同學說。 朱君簡直要做新文化下的功臣了。連夜裏臨睡時候。還得顛顛癡癡唸幾首新詩呢。

朱君本是聰敏不過的。後來在雜誌上發跡起來。自詡也是一位新文藝家了。可是他行動竟也隨着詭譎起來。從前他是溫柔的。幹練的。現在因爲新文藝所同化。 爲表示新文藝着精神起見。碰着有甚麼事情。老是溫吞水似的。怪僻得很。動不動就感覺到心灰意賴。橫顛着頭。或是眼睛出着水。吹噓着。偶然聽得人家講神秘的四川路。有升新雅酒店。星期日終有許多新文藝家在二樓敘集清談。他不禁眉飛色舞。婆娑跳起探戈舞來。但是終于沒有人介紹。未能和張若谷等許多新文藝家。一識荊州。促膝長談。又淌着淚倒在床上嗟吁了。可是他畢竟不愧新文藝家。『……不要自挫銳氣啊百折百撓認清了自己光明的目的。努力的向前奮鬥。進取……』此後他又從事于浪漫生活了。

同時某校和他同姓的一位女生。 雪片似的接到朱君又精緻又體貼的情書。女士咧。密斯咧。鬧得不可開交。 朱女士竟給新文藝甜蜜蜜字句看得上勁。情書紛飛。大談愛情務須專一的老調。綠蔭浦濱。喁喁情話。娓娓清談。倒也自得其樂。幸虧某校平時功課還敷衍。不然像他睡眼惺忪的趕課。教授的在講理科。還道是在作革命戀愛的小說哩。呵呵。

失戀者的悲憤

—寶塔詩—

唉！
煩惱，
她嫁了，
他娶她了；
我一聽火冒，
氣得我不得了！
她倆情愛眞要好：
明年生下個小赤老，
送來紅蛋我一定不要。

周瘦影作

題聯益箋

聯手獲鄰德 益心締石交

蔣智由撰句并書

蔣觀雲遺墨

虛詐

王壽富

祗有病人。對醫生說的話。是誠實不欺的。因爲那病人。希望自己病症痊癒。不得不說明。他自己的病源。再不然。就是情人。對自已的意中人。說話或者更誠確些的。因爲他們另有一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目的呢。其餘的雖然父對子。夫對妻。兄對弟。姊對妹。……的話。都亦隱藏着幾分虛詐。爾虞我詐。把社會上的一切。越弄越虛詐了。

★歡迎讀者投稿★

—徵稿條例—

（一）稿徵 本刊需要之稿、以有能引人興趣而含美術觀念者爲上選、分類如下、（A）文字 關於學校生活、社會生活、婦女生活、兒童生活者、不論譯著、均所歡迎、來稿最好永雋簡短、不拘文言白話、字數不過五百字、如有特別佳作、不在此例、（B）照片 關於國際國地方社會紀事、學校生活、名人閨秀、科學、運動、游藝、時裝、古跡、名勝、美術、考古、以及種種珍異而有趣者、（C）書畫 古時或現代名人書畫、滑稽畫、及諷刺畫、（二）原稿 各項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必須寄還者、請於稿上寫明姓名地址及（須退還）字樣、以便檢還、惟請隨稿附寄相當郵費、[illegible]每千字一元至三元或酌一元三種、（B）照片書畫分每幀三元二元一元五角四種、或酌酬貨價劵或信箋物品、以代現金、請先聲明、（四）結酬 稿酬每逢月底結算、由本社簽發酬單、憑單領酬、酬物如欲郵寄、亦可照辦、來稿上請簽名蓋印、以憑對核、如不蓋印、作爲却酬論

聯益牋

滬月紙（闊條）	每封七角七分
夾貢紙（闊條）	每封七角七分
羅地紙（闊條）	每封五角八分
科舉紙（闊條）	每封五角八分
道林紙（闊條）	每本三角
毛鹿紙（闊條）	每封三角二分
毛邊紙（闊條）	每封一角
毛鹿紙（狹條）	每封二角四分
毛邊紙（狹條）	每封二角四分
道林紙（狹條）	每本二角四分
中山紀念箋	每封一角四分
加大闊八行箋	每束二角
新裝戀愛箋	每袋二角五分
電影明星箋	每本三角

上海聯益貿易公司印行

本埠經銷處：四馬路校經山房及華來圖書公司

校裏的綽號

丁芸生

瞧吧。你如果和朋友相處日久。在某時候。會不期然地流行出你的名字以外的所謂綽號來。這綽號的流行。在校裏 更不能例外吧。

譬如。W君是著名的長子。誰也不——甚之我們的女同學也叫他「郎勿老」(Longfellow)。Y君是個爽直的運動愛好者。且能盡白米飯八碗。「阿戇」之雅號。互爲註冊。以及其他S君之R D (Running Dog)…啊。多着呢。作者也曾一度被呼爲「小妹妹」。這起因是在彭三美先生(商專體育指導)偶呼作「小弟弟」。其後好事者又把牠改成異性色彩之「小妹妹」。更不怕在女同學之旁高呼。最是難堪的「莫到人前喚小名」。終于被她們找出這歷史了。

在復旦。簡直些。東宮吧。誰也不知道有位「愛的花」(84)。但那是否爲她的學號。 或是她的摩托車號。不得而知。雖耳熟其名久矣。

遠征南洋之樂華隊中的明太祖。「小黑炭」……更在一般球迷的心版上。印着這從暨大帶出來的綽號——不。威名吧。

更有在綽號以外之一種代名詞。奇特的代名詞。在商專時。同學們對於含有他們所臆象的女性美之同學。輒呼曰「X」——按該校現改組上海中學。此名詞久已消失。蓋已男女同學。不復作畫餅充饑。餘桃斷袖想矣—民立中學之SP。正復相同。意義何若。無從考查。

明友啊。莫慊被征服在綽號底下吧。牠是代表你個性。尤其是維持你的學校生活時代的天眞。

明星徐素貞近影 新藝攝贈

殺千刀

鳳仙

某日余乘着華商電車回家。車中很是擁擠。幸余在總站口上車。得着一個坐位。否則也要立着呢。車開過了二站。來了一個廿幾歲摸樣的女子。當然的。她是沒有坐位給她坐了。車是開動得很快。立着的幾位乘客。當然身子斜東歪西的搖着。 一個約摸三十歲的男子。大概車移動太快的緣故。 以致他的身子。去碰着了那廿幾歲模樣的女子的身子。那女子呢。以爲這男子是有心有意的碰她。所以她就顯出怒的面孔罵『殺千刀。不要臉的有心有意碰着人家身體』。他聽完了這二句話 他就裝出極開心極快樂的樣子說。『我殺了九百九十九刀已經足夠了。餘一刀。斬了你罷』。他說了這二句話。害得她面紅起來。並且引得車中的乘客。都笑起來了。

徵聯

茲擬爲關聖廟製聯。已得上聯句如左。

大義凜春秋。繼宣聖春秋一祀。

徵求下聯。乞賜寄蘇州胥門棗市趙眠雲收。錄取後。當贈眠雲手書四尺宣紙對一付。陽曆十月底截止。

▲正在建築中之黃金大戲院。爲黃金榮君所創辦。約於明春可以竣工開幕。法租界又將多一新式戲院。黃君長袖善舞。該院之發展。意中事耳。（戲迷）

▲曹讓之先生之德配李夫人。於八月廿七日仙逝。享壽五十七歲。李夫人生平樂善好施。助內賢慧。昨日（九月三十日）假清凉寺領帖。各界吊客盈門。極盡生榮死哀云。（也）

本刊鄭逸梅君。等身著作。 大都爲短雋風華之小品。罕有長篇鉅製之斲佈。今夏君忽奮筆草一武俠說部。計十餘萬言。 易稿二次。頃已完成。書名玉霄雙劍記。述女俠絳霄事跡。極詼奇曲折之致。且多名論雋語。讀之使人快心悅脾。由益新書局付印。將來出版。定必不脛而走萬里云。（痴）

▲南京路中大三元廣州食品公司。禮聘名廚。精製小食。并羮各色菜肴。不惟鮮美適口。且取價便宜。佈置整潔。侍役周到。乃酒食肆中別出者也（吃客）

顧一塵作山水